

抗戰叢刊第九種

我們必須需要 打個結果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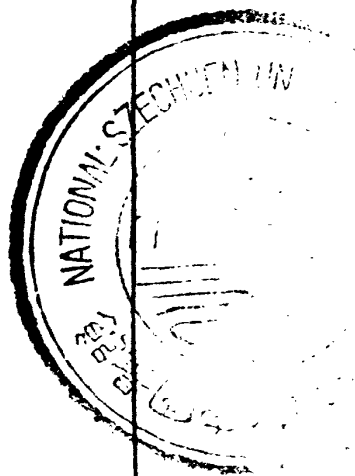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抗戰叢刊第九種

我們必需要打個結果出來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



抗戰叢刊第九種

我們必需打個結果出來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渝版

著

者

劉

列

夫

編

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南京總理陵園

總

經

售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

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重慶	武庫街九七號
廣州	漢民北路梧州大中路
長沙	東長街武昌胡林翼路
宜昌	二馬路西安南院門
成都	祠堂街昆明華山南路

本刊重慶辦事處

重慶商業場永齡巷四號

實價五分

抗戰叢刊緣起

野蠻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在屠殺我們的同胞侵佔我們的領土了。它的野心，不但在於亡我國家，滅我民族，並欲進而獨霸東亞征服世界。我們爲求民族生存，爲達世界和平目的，被逼而出以全面抗戰。在這全面抗戰的過程中每個人及每個團體都要盡它救亡禦侮的責任。本研究部平時根據總理遺教，研究國際上種種問題及復興民族各種方策，對於敵人內部的問題及抗戰時的各種策略尤爲注重。當此全面抗戰發動的時



會，我們不敢後人，是以有抗戰叢刊之發刊，我們感覺到要保障最後的勝利，抗戰指導者要多努力于下列幾種工作：

(一) 分析敵人的虛實，暴露敵人的弱點，使全國人民家喻戶曉，以增強我們民衆抗戰的決心及力量。

(二) 宣佈敵人的陰險，殘暴，和蠻橫，以強增民衆的同仇敵愾心理，鞏固我們的民族自衛營壘。

(三) 暴露侵略者的罪狀于世界人類之前，使天下人皆知有共滅此人類蠱賊之必要，共棄此瘋狂似的日本帝國主義。

(四) 研究及計劃全面抗戰的方策，把偉大的人力和豐富的物力總動員起來，做成精密整個的組織，使我們抗戰的營壘變成「金城湯池」一般，以達最後的勝利。

本研究部爲了上述幾種逼切的要求編印這種叢刊，供抗日民衆及民衆指導者參考。我們兩月來的抗戰已經證明「最後勝利終歸我們」了。我們能使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敵愾同仇協力殺敵，這個最後的勝利當更有把握，民族復興可拭目以待。本館理事長孫哲生先生曾說過「抗戰到底民族必興，」這是代表我

全民族的堅強信念。我們更切盼同胞堅守 總理的遺教，「和平，奮鬥，救中國。」區區微忱，望海內外同胞多加贊助，多加指教。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啓 二六，十，三十。

我們必需要打個結果出來

目錄

抗戰叢刊緣起

- 一 總的說明——從中國的前途上看去……………（一）
- 二 從國際上看去……………（八）
- 三 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性方面看去……………（一一）
- 四 從日本現存政體的特性方面看去……………（一九）
- 五 從日帝國主義對我的既定政策方面看去……………（二七）

我們必需要打個結果出來

劉列夫著

一 總的說明——從中國的前途上看去

我們這一次的神聖抗戰，必需要打個結果出來。無論這個結果於我是勝是敗，或兩敗俱傷，或兩者同歸於盡，然而，我們總不能中止抗戰；和敵人媾和。因爲中止抗戰實等於終止抗戰；和敵人媾和實無異自招滅亡。

在目前的形勢下，關於我們何故要拚命的支持抗戰，及堅決的要求澈底抗戰的理由，在總的方面，可略舉下列八點來說明。

一，在大勢上，現在我們已失去了半壁山河，如在這個時候與敵人講和，則華北中的傀儡政治必然林立，以僅剩下的西南一角及西北邊陲作二次抗敵

的準備基礎，實等於癡人說夢；因為在事實上，軍備上的重要資源在華北，華北去了，就談不上二次抗戰的準備。又在事勢上，我們縱有準備二次抗戰的決心，可是敵人更曉得預為綢繆，多方壓迫控制，如敵將松井所說，用「以華制華」的方法，保管我們準備不能，抗戰不得。

二，江浙皖即全國精華所在地，差不多已經被敵人摧毀殆盡，餘剩的是地下的富藏，在「中日經濟提攜」的美名之下，我們要想用這地下的富源來做二次抗戰的準備事實決不可能。

三，在這次抗戰的前後，我們朝野各方面的人士早已預料：在抗戰的初期，我們亦許會失去相當多的土地。並且估計：我們的抗戰必定要在失去相當的地方以後，即使敵人深入以後，軍事上才會有起色。在這樣預定的命運之下，我們如果因為怕失地而求和，不但對不住已經犧牲了的人民，莫能救起過去為

抗戰而犧牲的民族英靈，並且根本上就違反了抗戰的本旨。

四，在軍事方面，我們雖有過數次受挫的事實，但是全國民氣却因而爲之一振（少數因個人利益的損失而萎靡不振者當然是例外），除了極少數不顧大義的昏庸的地方當局，還在那裏阻礙救國運動，多數地方的同仇敵愾的心理，都在那兒一天天的澎脹。同時中央在軍政各方面的實施，其對軍人方面的處置，也一天天的嚴厲而公正了。凡此，還不能使人滿足，但是已足使愛國人士爲之興奮，全體國民的愛國情緒爲之更緊張了。這些正是確保我最後勝利的因素，談和，無異將這些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培植出來的有利因素丟到汪洋大海裏去，或如蔣委員長所說，人心一散，則永無復興的希望。

五，就敵人方面說，東京軍部現時正氣焰萬丈，莫可一世，在敵人自名得意的時候，向敵人委屈求和，不但我們自己種下了不可救藥的亡國大禍，連所

有東方在日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弱小民族，以及敵國內的被壓迫者，都會遭遇更殘酷的殺身大禍。

六，再從國際方面講，過去，我們在軍事方面雖有幾次失利，然而，正因為幾次的失利，使得敵人和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在遠東方面的矛盾更加深了，所以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人們之所以重視中國，固然是因為他們在中國有一部分利益，但其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央堅決執行抗戰的神聖任務，倘如我們向敵人求和，向敵人屈膝，則無異暫時解消敵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華的矛盾，使得英美資本主義國家轉向敵人討好，藉以分得一杯羹，並維持它們既存利益。這樣，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當然是等於自取滅亡的。

七，倘與敵講和，最低限度，華北一定要被敵人佔去的，華北既丟，東北當然更無收復的希望，然而東北不單是軍備資源的所在地，且是中國農耕的根

據地。若以省爲單位而論面積大小，除西北邊境新疆西藏幾省，要算黑龍江的面積最大，爲二二三，一五一平方哩。其次是熱河，爲一七八，九六〇平方哩。這都比較江浙幾省要大數倍。再就人口而論，中國人口總計爲四六二，一五二，八四七人，總面積爲四，三一四，〇九一平方哩，平均每方公里的人口爲四十二人，而東北四省的人口爲二九，六〇六，一一七人，哩積爲六〇七，九五八平方哩，平均每方公哩的人口爲二十三人，較之每方公里三〇五人的江蘇，相差到十四倍。其次就耕地面積講，東四省合計有一，三三二，二八六千畝，除河南，四川，江蘇，山東外，比任何一省都要多得多。如再就土地的肥沃來說，東北四省的出產之富，尤勝過其他各省，這由過去的生產數字可以證明的，這裏無用曉舌。如果再把偌大的土地，偌大的農耕地丟了，我民族還有活下去的可能麼？

八，無用諱言，今天我全民族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團結，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感覺得國難太嚴重，都認為有抗敵的必要，所以大家爲抗敵才能團結起來，全民族才能統一起來。這就是說，日帝國主義的壓迫過甚，大家爲了不屈服而團結起來抗敵了，倘如抗而不澈底中途屈膝求和，豈不等於把國內統一的團結的基礎破壞了，復使國內變成分裂的局面麼？過去因爲分裂，鬧得國破家亡，今後如再分裂，我們國內的某些黨派是必然會變成朝鮮的保王黨，做敵人的爪牙，任憑敵人播弄，甘爲「以華滅華」的工具，在國內火拚，終致我國亡種滅而後已。

根據這八點看來，我們這一次的抗戰，當然是必須要打個結果出來的，縱然結果是敗了，然如蔣委員長所說，只要人心不死，終有復興之日，那種一時的敗較之爲求和而招致亡國滅種的罪惡，總要勝過百倍。當去冬南京失陷的前

後，尤其是在南京失陷過後，敵人運用國際陰謀網包圍我最高統帥，串出它的侵略同盟者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要求我中央與敵談和，後經蔣委員長堅決的拒絕了；我敢說：蔣委員長當時之所以毅然決然的拒絕講和，所根據的理由，也不外上列八點。

然而，自「八一三」迄今，我國內還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在期望談和，甚至從側面在進行談和的勾當。那種人，不僅太自私了，並且也太不瞭解國內外大勢，當然更沒有為整個民族的前途打算過。那種人如果單和侵略國同盟者勾結起來進行和平談判，我們還容易揭穿他們的陰謀，倘如在我軍事上再度失利的當兒，和倫敦政府中的硬額派，（又名親日派，係保守黨內的派別）的計劃配合起來進行壓迫，那末我整個民族就不免有遭遇更大威脅的危險。

在我們要求必需打個結果出來的決心之下，肅清一切主和者的影響是必要

的工作。以下我們可以從國際方面以及帝國主義與我有直接利益關係的各方面，加以相當的說明，一面充實「我們必需打個結果出來」的理由，一面肅清主和者的惡劣影響。

二 從國際上看去

談到國際方面我們首須舉出英國來說一說，因為她一方面確是我們這次抗戰的支持者，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促我們主和的打算。

在經濟方面，甚至軍事方面，英國對我有「有一定限度」的幫忙，這是我們不應當抹殺的事實。她為什麼幫忙我們？因為她在軍事方面想假借中國的抗戰消耗日本的軍火，在政治方面想借用中國的抗戰將日本軍部的氣燄抑制一下；在經濟方面想藉以討好中國人民，擴張她在華的市場。在我抗戰初期，倫敦政

府拒絕東京使者石井，正是她願助我抗戰，迫日本讓步的表示。

然而在我們流血半年後，倫敦政府爲什麼忽然接見石井，甚至一度放出居間調停中日戰爭的試探聲浪，希望中國「屈膝」呢？理由是很簡單的，卽她眼見中國在軍事上受了相當挫折，戰爭更延下去，不僅於她在遠東的貿易有所損失，且恐中國再度失利，使她在華的既存利益也不能担保了。

倫敦政府的態度爲什麼這樣動搖不定？原因在她本身一面直接接受了意德的威脅，一面由於她的生命維繫在世界市場上，最怕世界不安寧，小至影響她的貿易前途，大至威脅她的生存，有了這樣弱點，被國際侵略同盟抓住了，所以她的態度，便動搖不定，再加以保守黨的執政者，雖不願日本在華的勢力過分擴張，但也不希望中國民族真的解放了，所以她的對華援助實微乎其微。

倫敦政府的不合理的願望，不足代表整個盎格魯撒遜民族，我偉大民族的

抗戰政策，當然不能隨着它的願望而轉移的。

這裏或有人說：倘使英國不幫忙我們，抗戰怎能支持下去？這完全是一種皮相的見解，我們應當從國際的整個形勢上看去。只要我們不「屈膝」不自討滅亡，不以亡國滅種的重大犧牲，換取英日在華矛盾的暫時消解，那末無論英日口頭上怎樣親善，骨子裏她們的矛盾是必然會隨着我們長期抗戰的延續日益嚴重起來的。

目前的世界，英美在南美方面的，英意在地中海方面的，德法意在中歐方面的，蘇德在東歐方面的，以及英美日在太平洋方面的矛盾和衝突，表面上雖有時鬆弛，實際上却是一天緊張一天的，我們的抗戰如不能在外援的支持下，將敵人驅逐出境，即是說，我們的抗戰如不能作為單純的中日之戰而結束，那末我們單靠自力一時固不能戰勝敵人，然而我們有計劃的運用自己的力量去

拖延這個戰爭，一面促使大戰爆發，一面消耗敵人的力量，等到大戰起來了，我們也不難收復我們的失土。

在我們的抗戰持續中，國際間的問題，尤其是太平洋方面的問題，是特別緊張的，等到敵人的力量消耗到相當程度時，隨着英日，美日，蘇日的矛盾益發加深的時候，向以遠東主人自居的日本帝國主義，必然會遇到意外的打擊。我們的敵人用盡它的一切力量，或可能將全部中國侵佔去，但它力量用盡了的時候，却佔領不住全中國，因為那時間，不單中國人仍將繼續抵抗，敵人之敵爲着自己的生存也必然會乘它沒有力量的時候，起來脅擊它的。問題只在我們有沒有澈底抗戰的決心，倘有，則不愁不能長期支持，能長期支持了，不愁沒有勝利的結果。

三 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性方面看去

誰都曉得，日本比之歐美列強是一個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它自明治維新以來，還不過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像英國經過產業革命到現在，差不多有二百年的歷史了。當一八七〇年代，明治天皇積極推行資本主義的時候，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已經快要踏進帝國主義的階段了。

日資本主義不特落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後面，並且還患着先天不足的貧血病，它的本部面積，不過十五萬二千三百餘方哩，比之美國三百零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九方哩的面積，相差十九倍以上，連朝鮮台灣合起來計算，也相差十五倍有餘。拿資本主義存在必須具備的鑛產資源來說，次要的銅產和石油，雖有相當的富藏，但也居美國的次位，至于首要的鉄煤等，簡直不堪與世界富藏第一的美國比較。先天不足的結果，造成日資本主義雖如何飛躍猛進而終于落在英美後頭的形勢，所以它雖有十萬大小工廠和五百餘萬產業工人，但比之擁

有二十餘萬工廠和九百餘萬產業工人的美國，總是相差很遠。

正因為後進和先天不足的緣故，日資本主義便具備了一種特性。

從對外方面講，它的這個特性，便是對我不斷的侵略。就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看去，因為它們誰都需要殖民地做殿軍，對外侵略固然是不可或免的事，但別的資本主義國家，領土侵略有時是間斷的，不像日本資本主義來的那樣急燥，武裝侵略得那樣厲害，它簡直像一日不擴充領土，就一日不能生存似的。它在過去活像瘡疾患者，對外武裝侵略擴張領土，差不多十年一週期是規定的；這猶如週期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一樣，是和它內在的緣因（後進和先天不足）的需要相襯的。

由明治維新到中日戰爭的三十年間，日資本主義國內的革新，經濟上主要的是和封建生產關係肉搏，政治上主要的是薩長軍閥和幕府勢力的決鬥，一直

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前，這雙方的鬥爭，還在繼續看，日勢力雖有所失墜，但新勢力還沒有取得支配形態，資本主義制之成爲支配形態，是在中日戰爭之後。這就是說，如果在那次戰爭中，日本失敗了，得不到面積約一萬三千九百方哩的台灣和包括十幾個大小島嶼的澎湖列島，作爲它新興勢力發展的殿軍，所謂日本資本主義，早就中途夭折了！

一八九五年後，日資本主義的經濟支配勢力長成了，它的地盤也具體地確立了，但是台灣和澎湖琉球的出產不大，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幫忙不多，經過了十年，又須得向外膨脹了。好在這十年中間，它已經利用了滿清給它的鉅額賠款和台灣諸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建立起它相當多的軍備，供它作戰之用。不過那一點軍備，日資本主義者自己也明白，還只能和自己同樣落後的帝俄一戰，向南進展雖已有了台灣做它的根據地，但還不敢和老大的英荷列強一試，所以它

終於締結了英日同盟，採取了北進的途徑，因而有日俄戰爭。

這次戰爭的結果，使它不單取得了八萬五千方哩的朝鮮和富藏森林煤礦的全部樺太，並且還給它奠定了北進政策的基礎，得與列強爲伍，挺進至帝國主的階段。

可是，雖然如此，它究竟落後了一步，世界市場已被其他列強瓜分完了，就是我們中國也已淪爲半殖民地，要想佔有，是非等外來的機會重行瓜分不可了。

日俄戰爭後十年的歐州大戰，在日資本主義者看來，可說是天賜的恩惠，二十一條雖未如願以償，山東權利雖因華盛頓會議的壓迫而放棄了，但它畢竟利用了參戰的名義，差不多未費一槍一彈，在中國北方取得了許多特殊權利，奪得了太平洋中的加羅林，瑪利亞納，馬沙爾等許多有關戰略的島嶼。假如它

沒有那次大戰的惠賜，得不到太平洋中的委任統治羣島，擋不往來自太平洋西南面的英美兵艦，因而不敢大胆進攻中國的話，那它這個帝國主義的發展是很可能窒息而亡的，可是，在得到了那次惠賜以後，它就一面利用委任統治羣島戰略上的優勢，和英美爭霸太平洋，一面大胆地向我們中國大陸進攻了。

從大戰開始後兩年它強佔德屬遠東利權和德屬太平洋島嶼，經過一九二〇至二一年的和平會議和華盛頓會議確定了它取得的那些權利，但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也還不過剛剛十年，又將面積三百五十三萬多方里的東三省佔去了，再後一年更將五十八萬方里的熱河奪去了，這樣東四省廣大的市場和無盡藏的農礦財富就刦在手中了。

「九一八」一夜搶刦，不單是因爲是年和華盛頓會議已經相隔了十年，患了週期恐慌病的日資本主義必得有此一舉，且因國際形勢造成了它的那次舉事的

機會。第一它握着委任統治羣島，如果只是死死的守着那些島嶼，而不利用來擋住英美向遠東的進路，趁勢打劫中國，那是會叫它掌握中的太平洋島嶼失去意義的。第二，在世界經濟恐慌最兇暴的年頭，即一九三一年還不舉事，也是要使它失了機會的。

大戰前即在它取得太平洋委任統治羣島以前，它十年一週期的行劫，主要的原因，可說是由於它先天不足和後進的緣故促成的，但自得到委任羣島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因為它自那時起，不單是和英美爲伍，且已和它們發生了正面衝突，所以它除了顧慮到先天不足的需要外，更不得不嚴密的注意到非常複雜的國際形勢。看吧！在世界經濟恐慌最嚴重的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的時候，它劫奪了東四省，更大胆的打到萬國市場的上海來了。到一九三五年夏，歐洲問題化的意國侵阿戰爭不過剛要爆發，而所謂華北五省獨立的問題

，以及已成爲它勢力範圍的福建問題，都燃燒起來了。及至去年西班牙境內的國際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候，它便趁中國民族統一戰線還不十分堅固的時候，掀起了「七七」及「八一三」事變了。這些原則上固然是由於它內在原因的需要，如華北獨立問題，更可說是它剗奪東四省後必然的結果，但它需要之切，舉事之急，却另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看清了國際形勢，想趁火打劫。

從它這樣一貫地對外不斷的武裝侵略情形看來，我們可以證明日資本主義的發展比之其他先進列強有兩個特色：一是戰爭的幫助，即指中日，日俄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它的惠賜和機會而言，二是地理上的便利，即指我老大的中國供它侵略而言，有了這兩個特色，再加上一個資本主義生長和發展的兩個基本條件——早期資本主義之在一八六〇年前的德川時代發達起來，和被榨取的勞動力的豐富——它這個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終於在短促的六十多年間急遽

地發展出來了。

過去我們給了它的發展機會，已經鑄成了大錯，現在我們如果和它講和，讓它把華北甚至華中都拿去，豈不是等於供給日資本主義更大規模地發展的機會，即相應着它發展的特性而自招亡國大禍麼？了解了日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性，誰還能說它有終止蠶食中國的時候呢？和既然亡，何如爲生而抗戰到底，縱使抗而亡，也可爲民族留下一個復興的機會。

四 從日本現存政體的特性方面看去

正因爲日資本主義的發展具備一種特性，所以它的現存政體也養成一種和其他列強不同的特性，從這方面看去，我們也可以爲「我們需要打出一個結果出來」找出強有力的根據和理由出來的。

日帝國主義的現存政體的特性，第一表現在議會制度方面：

日本議會根據憲法第三章的規定，和英帝國的國會相同，都是由上下兩院組成的，英國的上院，在日本叫作貴族院。至二院的組成，依照憲法第三四五兩條的規定，衆議院根據選舉法，以公選議員組織之，而貴族院，則依照貴族院令由皇族華族等當然議員和敕任議員組織的，這和美國元老院與代議院均由公選制度選出的議會組織，雖大不相同，但和英國以世襲的貴族議員與終身議員組織的上院，却完全相同。所以日本貴族院之成爲日本政治上的保守勢力，也和英國上院之成爲英國政治上保守勢力相同，不，不單是相同，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貴族院之在日本政治地位上的保守勢力超過英國上院的原因有二：（一）日本兩院在議會權限的對比上，貴族院擁有優勝權利，對於衆議院的決議

，無論何時，都有否決權，而在英國，凡經下院三回以上決議通過的議案，即可奪取上院的否決權。日本的憲法只規定衆議院有被解散的字樣，而對貴族院却沒有這樣規定的字樣，所以向來只看見衆議院在兩院衝突的場合常被解散，只見日本議會史的記載中充滿着衆議院屈服於貴族院的事件。（二）日本貴族院內部的政治派別，計有研究會，交友俱樂部茶話會，及中立派等，其中研究會所占的議席最多，而它的構成分子，多數是公爵，侯爵，敕定議員和多額賦稅者，封建意識最強，保守性也最甚。

衆議院的權限薄弱，還只表現出日本議會內部的不合理性，如再就整個議會的權力和它在全部政治上的地位看去，那所謂表現日本現代文明的議會制度，不過是將官僚政府施以代議制的粉飾而已。因爲：第一它無修改憲法的發言權；第二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權利；第三無干與陸海軍編制或決定常備兵權

及其他統帥的權利，第四關於審議預算的權限也是有名無實的。

本來，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原帶了濃厚的官僚性質，像日本這樣的議會，貴族院既完全是一種官僚機關，衆議院的權限又那樣的薄弱，除了在競選或國會開會時期，叫囂一陣，平日簡直可說是無所事事的。

像這樣的議會，是很難得命名的，如果說它是官僚機關，對貴族院很適合，但對衆議院又像不大適當：反之稱它爲對國民負責的所謂責任國會，與事實上又不相符。有人把它稱爲「特殊型的議會」，因爲它除了和過去的普魯士國會有些相同外，和現在其他資本主義國的議會都是有許多不同的。這特殊型的議會是經不住擁有特權的軍部來打擊的，它在憲法上的地位既不大，政黨勢力不會真正的穩定過，所以一遇到打擊，便只得隨風倒，跟着法西斯的潮流走去。

第二，表現在軍部的特權方面：

日本軍部的特權，在日本全部政治機構中，現出壓倒一切的雄力，在整個日資本主義發達史上，也表現了獨特的意義。它能使落後的日本取得許多殖民地和屬地而走上歷史的尖端，所以一切文治派和政黨政治雖曾興盛過一時，但不久都被它壓倒了，差不多摧毀了。

按常理講，軍部都在政府的指揮下面，如英美法諸國，它們的軍事都是被內閣統制了的，獨有日本，因為它的國情和時間性上落後的關係，它的軍部一向擁有特權，并且得有常常發揮這種特權的機會。

在明治時代，在政治上握有支配勢力的，是薩長藩閥，只有軍部大臣才有帷幄上奏權，內閣對它負了責任，但它却不受內閣的約束，它常常能逼勒內閣辭職，但軍部大臣的官職却穩如泰山。

這種特權一直到如今還由法律保護着，憲法第十二三條首先規定：海陸軍

之編制，常備兵額多寡的決定，宣戰媾和及條約締結的大權，爲軍部中央局所有，第十一條更規定兵馬統一，權屬帷幄大權，而這帷幄大權則完全由軍部執掌，內閣議會均不得干與，不過名義上，掌握一切有關軍事大權的軍部大臣和軍部中央局對天皇負責而已。

依照憲法的規定，軍部中央局是由元帥，海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軍司部長及特選的海陸軍將官組成的，名爲軍事參謀院。參謀總長直隸於天皇，參與帷幄機務，執掌國防和用兵計劃，並統轄參謀本部。軍司部長也直隸於天皇之下，統理海軍軍令部，籌劃國防用兵事項。還有所謂侍從武官長，則奉侍於天左右，担任關於軍事上奏，奉答及命令之傳達事項。這樣，日本軍部之於天皇，好像中國憲兵司令部直屬於總司令之下，獨立於行政院之外，即不受內閣支配一樣。

如果除了第十二世紀中葉至第十七世紀初頭日本軍閥專政的四百五十餘年間的舊事不談，那末我們可以說，日軍部擁有特權，固然是一件慣常的事，但它的得勢，却以「九一八」以來爲甚。「五一五事件」發生了，內閣被逼總辭職，而負有直接責任的軍部大臣，獨留任不動。當時民政黨知道政黨政治走上了末路，曾經圖謀推翻軍部的特權，提出了「國政改革案」。然而那是泰山頂上動土，碰了一鼻子的灰。

假如軍部的特權只是建築在上層和憲法上的，我們可以說政黨對它的圖謀，不見得沒有一點功效，在這裏我們應當不用猶豫的承認軍部是有了中下層勢力的。

近年來日本政治舞台上抬頭的新官僚集團，如金雞學院，協調會，產業組合中央會和內閣企劃廳等團體裏面的份子，多數是捧着軍部玩，靠軍部得勢，

所以惟恐政局不亂，政黨政治不沒落的。他們政治販子的生涯，用軍部做中心，替軍部造成中上層的勢力，對抗政黨政治，加倍削弱議會的實權。

軍部的下層勢力，以在鄉軍人會爲中心，該會早在一九一〇年由以東方墨索里尼自名的田中義一（大陸政策的計劃者）和長派軍人寺內正毅一着手組織的。據一般人的估計，該會現有三百多萬會員，它本身既法西斯化了，還和代表貴族法西斯行動的青年團密切聯絡着，滿佈在國內民間及我們被侵略的國度裏，壓迫左派的社會運動，愚化貧民，而散佈在國外者，便甘爲軍部的侵略工具，從事祕密活動。

然而，話須說回頭，軍部在國內固有相當的勢力，但軍部特權之得以發揮與其說是依靠它國內的憲法，倒不如說是得力於隣國的過去的不抵抗主義。這點就過去尤其自「九一八」以後軍部對兩院及民政兩黨的壓迫，隨着對華領土侵

侵的擴張而漸漸地露骨的事實，很容易證明的。它的勢力是一種火焰，對它的人民是一種欺騙，我們如果真澈底的抵抗了，這火焰自會消滅，它的勢力會不攻自破，反之，不抵抗主義如再抬頭，或割地講和，中止抗戰，則它當然越發志得意滿了，不特我們被侵略者在它的壓力之下，早晚免不了國亡種滅的痛苦，連日本國內的文治派政黨及一切愛好和平者，也必然會受軍部的壓迫，而陷入悲慘的境遇。

五 從日帝國主義對我的既定政策方面看去

先天不足的日帝國主義，一切借重軍部特別是關於對外侵略事宜，更是唯軍部馬首是瞻，世人所謂東京政府有兩重外交者，來原本此。至所謂兩重外交，實質就是說東京外務省的對外言行，跟在軍部意旨之後。比如近年來外務省

對我施行的種種侵略外交，無不出自軍部的既定政策。我們看了下文的内容，可以明白我們過去以及現今身受的暴行，是早在十多年前，就由日本軍閥規定好的；從而更可以了解：倘使我們這次不痛下決心，打個結果出來，遲早我們的民族也必然要被敵人結果了的。

一，田中奏摺。一九二七年夏，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召集著名的東方會議，專門研究如何併吞滿蒙，怎樣侵略中國，討論了半月，決定了所謂滿蒙積極政策，是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執奏天皇，故又名爲「田中奏摺」，而因其內容在謀大陸帝國之建設，所以普通稱爲「大陸政策」。

大陸政策的具體規定者田中義一是日本聞名的長派人物，他以東方墨索里尼自稱，曾經摸倣意大利的黑衫黨，組織了在鄉軍人會，推行法西斯運動。他在奏摺中，更以新大陸建設者自名，說：「臣義曾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

之事，歸國路經上海，被支那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美國婦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祐，亦不啻上天示意義一，必須義一獻身皇國，爲遠東開闢新局面，爲我新興皇國建設新大陸也。」

奏摺全文二萬二千多字，內分一，對滿蒙積極政策，二，否認滿蒙爲支那領土，三，對內外蒙古積極政策，四，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五，新大陸與開拓滿蒙鐵道，六，我對滿蒙鐵路急須完成者，七，對滿蒙貿易主義，八，稱霸太平洋之建設，九，金本位實行之意義，十，關於第三國投資滿蒙，十一，南滿會社變更之必要，十二，銅鐵問題，十三，煤油問題，十四，硫安農肥及其他問題，十五，曹達事業，十六，鎂鉛事業，十七，拓殖省設立之必要，十八，京奉線沿岸流域，十九，對支那人移入之防禦，二十，關於滿蒙文化學校之經營等二十章，每章都提綱挈領地把侵略計劃想得盡善盡美，自此以後的

內閣軍部外務省均遵之爲法典奉行不息。

就這奏摺全文看來，大抵分四個步驟，第一併吞朝鮮，第二併吞東三省及內蒙；第三，侵略中國北部和沿海各省，第四侵入長江，創設新世界。現在第一二步驟已經完成，第三步驟，即華北五省獨立和福建自治運動，已在建設中，第四步驟也已用軍事行動在推進着。

奏摺中對我侵略直言不諱，開頭便說：「所謂滿蒙指奉天，吉林，黑龍江和內外蒙言，廣袤七萬四千方里，較我日本帝國本土大三倍，而人口只二千八百萬人，不及我國三分之一。然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鑛森林生產之富，尤爲當世無匹。我國想開拓其富源，培養帝國恆久榮華，特設南滿會社。……其實會社實無異朝鮮總督府第二。且藉日支共存共榮的美名，努力對滿蒙投資，已達四億四千餘萬元。」

滿蒙到手後，如何進攻呢？他說：「滿蒙權利如真實到了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的利源，以支那的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南洋以及中，小亞細亞，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亞細亞大陸，掌握滿蒙利權，乃第一大關鍵。最後的勝利賴食糧，工業隆盛賴原料，國力之充實賴廣大之中國國土。」東北已去，華北如再失去，中國人的食糧和工業原料，已損失十之七八，在「八一三」抗戰發動以前，是它以滿蒙權利爲司令塔，以貿易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的時期，這所謂貿易假面具，即是指過去不久的走私而言。

還有所謂防共問題，其真意何在？他也替我們解釋得很明白：「赤俄的中東鐵路橫貫北滿，對我新大陸建設，大有妨礙，好在我國在北滿方面將必與赤俄發生爭執，其時也，我對於日俄戰爭，仍採取以往的態度，以攫取中東鐵路

，而代南滿鐵路。」第一，我宜藉防赤爲題，以得寸進尺的方法而佔領北滿地盤攫取其富源，且南可制支那勢力北上，北可制赤俄南下。我如與赤俄作政治經濟角逐，則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只可督促支那於背後，以防赤俄勢力伸張。『奏摺是聖典言在必行的，中東路已被它攫取而去，現在正是它用防共（現用武力迫勒中央政府加入日德意同盟，即它所謂防共政策的運用。）的名義侵略全中國的時期，所以中日共同防共問題，也成爲日本對我外交的中心問題，其用意何在？看了這奏摺，就不言自明了。

侵略者對我們的打算，是無微不至的，它剝奪了我們的土地，還要製造我們農工業的恐慌，奏摺第八章中說道：「按支那爲世界食油國，有事之秋，我應禁止農業肥料及其原料輸往支那，以引起支那的農業恐慌。須明白製造支那食糧恐慌，實爲我新大陸建設的不可少的手段。」又說：「此後利用滿蒙原料加

工製造，都應當直接運到我本國來精製，然後再輸出支那，這樣一可救濟本國內的失業，二可杜絕支那人移入滿蒙，三可使支那人學不到我新式工業技術。『這些計劃看來雖是小氣得很，可是却毒辣得很，就過去日人在我國內有計劃地收買大批的糧食，和近年來禁止中國人出關的種種規定看來，雖是這樣細微的地方，也是奉行不渝的。

二、告國民書。『告國民書』是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寫的，他就是九一八當時的陸軍大臣，爲人坦白率直，賦於熱情，封建意識濃厚得很，所以他取得一部分無知農民的信任。不過也正因爲他對金融資本缺乏認識的緣故，財閥對他却不大信任，所以『二二六』事變以後，軍部和財閥妥協的結果，他就被編入陸軍預備役了，但在八一三後，他又被拉進了軍部。

編入預備役一事，對沒有羣衆影響作用的大將，等於中止了政治生活，但

對領導急進法西斯運動的荒木，却反而使他更堅決地從事政治活動。他對「五一五」以來的一串事變，不惟極表同情，且有事前領導和授意的嫌疑，在日本國內擁有推動政治力量的少壯軍人中，他的地位最高。當他在某些時候感受到了資本權威的厲害，他也曾聯絡過三井財閥的統帥也田成彬以及日財閥久原房之助諸人，不過在他那一封建式的資本主義皇國「必能建設成功的堅決自信」心上，對於那些要求穩健的財閥，終於失望了。告國民書就是在他這種失望之餘寫成的。「九一八」後他雖離開了大臣的椅子，但他和他的信仰者少壯軍人却是依照這告國民書的內容行事的。而且書中的主要的部分，也已經由內閣奉行了。

一向以獅子吼聞名的荒木，所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也是獅子吼的作品，它敢言不諱，和田中奏摺一樣，且因為他的讀者對象是一般日本國民，所以文意更

偏重鼓動和誘惑。該書寫於「一二八」後，內容着重大陸政策第三四兩步驟之推進，顯然是田中奏摺（大陸政策）的附本。全文計分十二章：一，現代日本的任務，二，告全國民，三，勝利！否則一死，四，痛苦之赤字與愉快之赤字，五，日本國民！發揮堅強的意志，六，空前絕後的好機會，七，皇軍之真精神，八，宣揚皇道，九，日本國民的覺悟，十，日本民族的真使命，十一，言偉人，十二，言名將等。

第一章中，劈頭把中日問題提出來，詳加說明，堅決否認這問題是從日本糧食問題中發生出來的。他說：「余往年遊歷中國時，曾與西山會議派談到中日問題，在他們的意思，以爲：日本苦於糧食和人口問題無法解決……表示他們願供給日本衣食生活策源地的厚意。然而，余當時回答他們說：辱承厚好，實深感謝，然衣食問題，日本差堪自籌，無庸尊念，余意：中日問題，須從遠

大處觀察，方得正鵠。」這段表白，大可目爲對我國度裏根據新馬爾塞斯人口論，討論中日問題者的無情警告。

第三章中，把近年來軍部宣傳的皇道國德發揮得很清楚，他說：『日本乃一青年，世界青年即日本。』這青年日本所負的使命，即在宣揚並發揮日本的皇道和國德。而所謂日本的皇道和國德，是包含在皇軍的槍彈槍柄裏面的，「即每一顆彈丸中也包含有皇道，每一柄刺刀尖端上也鑄鍊有國德。其有違反我大日本皇道，違反我大日本國德者，即用包含皇道的彈丸，鑄鍊有國德的刺刀，將他射！殺！」現在東北華北，甚至全中國，正在日本的皇道和國德的「射！殺！」之中！他在第十章中說：「一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就是他的皇道和國德的宣揚，並且是他「破邪顯正，創造新生命」的舉動。

東北四省依照他的願望刮去了，以後怎樣繼續他的「新生命之創造呢？」第

十章第二節中說道：「皇國經營大陸，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與皇國共有生存的永遠大業，今後數年間，以滿洲問題爲中心的遠東政局之不安，將與年俱增，對此，我國民行動，必得日益強化發展，萬一對此稍有遲緩，則難保功虧一簣之慮。」這就是說，奪取滿洲以後，必得繼續不斷的進取華北，華南乃至華中，或如奉行大陸政策的健將，前駐京總領事須磨於前年夏所說：「日本對華如放鬆一步，即等於全功盡棄。」

滅亡中國以後，他又將怎樣進取世界呢？在這裏，他嫌本國國民的意志不夠堅強，眼光太小，特別提出一個妄自尊大的問題，鼓舞人民，像希脫勒一樣，要求國民餓着肚皮對外爭取光榮。他瘋狂地說：「十多年前的東京大地震之所以遭受偌大的火災損失，原因是市民缺少勇氣，當時全體市民如鼓起勇氣，同時呼出一口氣，也足消滅那時的火災；同樣，全體國民如能鼓起勇氣，一致

對外，則我大日本不難取去全部支那，繼而「向世界陳述我大日本尚武的精神，發動驚天動地之舉，」創造青年日本的青年世界（封建式的資本主義皇國）。

書中除了移轉日本人民對生活痛苦的注意力而對外，鼓舞日本人民羣起侵華，並劃定大陸帝國建設的輪廓而外，還有一主要的意義，就是鼓勵財閥，提高軍人干政的權限。他在第三章中說，軍人應當干政，對外更有任意橫行的權限。在第四，五章中說，預算赤字，有愉快赤字和不愉快赤字之分，像用在對外侵略方面的赤字，則雖千百萬萬也是愉快的。至於軍費膨脹，不管多少，也不許嘆息一聲，國債增加更是無關緊要的。據他的意思，日本目下好像女人在分娩的時候等到新生命出生後，這分娩的痛苦，自會消滅烏有，而感到極大愉快的。換句話說，等到日帝國主義者把中國民族滅亡了，荒木便感到極大的愉快了。

田中義一本人已死了，但他製定來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却成了現在軍部的藍本，奉行不渝。荒木貞夫雖在「二二六」事變後被編入陸軍預備役，而現在已被拉進軍部，執掌大權了。敵人內部有了這樣的人參與戎機，我們抗戰如不澈底支持下去，中途與敵人講和，我民族豈有復興的機會？看了上列敵人對我的既定政策，我們可以明白：日帝國主義者近年處心積慮，目的在亡我滅我，我們和日帝國主義者不共戴天，勢不兩立，除非日帝國主義者放棄大陸政策，還我山河，我們惟有繼續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

抗戰叢刊

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戰

楊漢輝著

中蘇合作抗日論

嚴繼光著

全面抗戰與國民外交

尹衍鈞著

我們必需要打個結果出來

劉列夫著

抗戰必勝論

李景禧著

日本是什麼東西

張君俊著

長期抗戰的收穫是什麼

張君俊著

日本的軍閥

唐崇慈著

日本財政之危機

唐榮慈著

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

宋斐如著

日本人之病態心理

張君俊著

抗日必需的義勇軍

陳正謨編著

封鎖海岸與對策

李景禧著

戰時糧食問題之解決方法

陳正謨著

民族文化運動與戰時文化工作

衛惠林著

邊疆民族問題與戰時民族教育

衛惠林著

如何促進民間抗日意識

胡翼成著

持久抗戰敬告國民

張君俊著

抗日罪言

林庚白著

九國公約與我們應有的奮鬥

宋斐如著

編行

者：

中山

文化

教育

館

總經

售：

上海

雜誌

無限

公司